

在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海边，我听到一首歌曲，立刻停下了脚步。

这首歌是如此的动人，旋律美妙而忧伤，歌唱者的嗓子有着磁性般的音质，粗犷里揉着细腻。我想，这一定是首歌唱爱情的歌曲，而且一定是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，因为只有这样的爱情才需要不羁的倾诉与温婉的告白。

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完了歌，海风将最后一个音符吹往远处的岸边，那里有忽隐忽现的礁石，白色的细浪漫卷而来，在撞向礁石的一瞬间粉身碎骨。歌声戛然而止，但我却是心潮澎湃，我真的被这首歌打动了，我很想知道歌手是谁，很想知道歌名和歌词。

我找到了阿扎。年轻的阿扎个头高高，英俊潇洒，在北京待过，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，现在他做着导游，其实，他自己也很喜欢唱歌，他家离马尔马拉海很近，所以，时常来到海边，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着歌曲，我想，那些歌里有他的青春，他的向往，他的爱情。

阿扎告诉我，这首歌的歌名是《不要哭泣，我的爱人》，他每次听到，也会像我一样被感动，听得很是伤怀，以致泪水盈眶。这位歌手在土耳其非常有名，叫库莱·阿维基，他总是把自己的大胡子连同头发一起往上扎起来，在脑后盘个髻，他喜欢穿短袖汗衫，白色的、黑色的、米色的，走在阳光下，走在沙滩上，有一种仙衣飘飘的感觉。我对阿扎说，你帮我把歌词翻译成中文吧，他听了有些迟疑，他说，这就是土耳其的“梁祝”啊，你从音乐里就能感受到唱的是什么了。我问阿扎，你能详细

土耳其的“梁祝” 简平

地讲述中国的“梁祝”故事吗，他说当然，所以他听了《不要哭泣，我的爱人》后，觉得这就是土耳其版的“梁祝”。他说，歌里的蕾拉就是祝英台，梅基努就是梁山伯，两人相爱，却终于无法走到一起，梅基努在临终前盼望着能见到蕾拉的最后后面。

阿扎跟我说，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因此他不能马马虎虎地用大白话翻译歌词，需要用优美的浪漫的诗歌的语言。阿扎是个认真的人，也是一个特别有感悟的人，当晚，他就给我发来了他的译词，美得让人惊艳。

“你是蕾拉，我是梅基努，在清澈的湖里，你是燃烧的火焰，我是清

风。在云雾里，你来看一下现在的我，在云雾里啊，没有生机的花园，我的伤口如何在这

样的时刻痊愈。不要哭泣，我的爱人，终有一天，我们彼此的思念会重逢。我会回来，不要哭泣。你要等我，不要哭泣。你那婀娜多姿的每个神情，都是我思念的伤口，如果能见你最后一面，在我一息尚存的时候；然后你就走吧，我的爱，你放弃吧，将我忘记吧。我的伤口又在流血，我的花园再无生机。”

这真是绝望的爱情。绝望会让人滋生出矛盾的心绪，又想坚持，又想放弃，既想重逢，又想别离。不过，土耳其的“梁山伯”这样的咏唱，却只会让中国的“祝英台”更加悲愤，更加决绝，最终选择与死去的心爱的人永不分离，化作一对美丽的蝴蝶，在生机盎然的花园

里互相追逐，双双飞舞。

我看着阿扎翻译的歌词，又听了好几遍阿维基演唱的这首歌，觉着可被歌唱的爱情大抵都是忧伤的。阿扎同意我的看法，认为爱情其实是生活的投影，而生活本身并不容易，如同平静的海面下有着激流漩涡，许多的理想、冀望

草原、雪域、森林、高山、溶洞、河流、瀑布……华夏九州风光无限。我以为，最为适宜游历而能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并让人震撼的莫过于峡谷。

南方有山，多为丘陵。或有二三千米峰峦入云端，云雾飘渺成风景，然灌木丛生之中，乱石嶙峋之间的峡谷，却有一种野趣让人流连。

峡谷者，脉络相交的低洼处，两山之间的谷地；溪涧纵横之水潺潺流淌，景象隐隐灌木林荫。两峰交错之深沟。宽处叠嶂缭绕之幽壑，或可竹筏漂流；窄处若闻鸟语蛙鸣，趣味盎然。

游山去峡谷，看乱石大大小小置沟壑，溪水于隙间流动；坡有高低，故而水流或湍急或舒缓，观水定能寻得野趣。悟道载文；烟霞养艺。找一块大石，架一小炉，取溪涧之水，煮一壶禅意，闻冉冉水气弥散，品香茗吟咏；听岁月流逝之声，参天地灵气。

至于峡谷阔而激水湍，或做漂流活动亦别有一番情趣。夏至赤日炎炎，水中嬉戏消暑降温，水滴洒凉洒身；峡谷撑竹筏，与水波粼粼，与水零距离互动；或乘皮艇做一次激流玩水，涧水由上往下

或许隔着太多的山脉、太多的江河因而难以实现，但是，中国的祝英台就是一个榜样，她以飞蛾扑火的勇气成全了自己。

我怂恿阿扎也唱一次《不要哭泣，我的爱人》，他说好的，只是一直没有动静。许久之后，他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他坐在马尔马拉海边，弹着吉他，海面上阳光跳跃闪烁，将他的背影照得斑斑驳驳。

流，因为有高低落差，流水产生冲击，使之与水有一番搏击。我忽然悟得游水的一个道理：笔顺如水流，高下急转，逆力而上溅出水花，彰显笔意；顺逆如水之进退，搏击之中有节奏而强弱出焉，水之大小又若墨之浓淡，急湍阔水如浓墨泼洒，涓涓细流如淡墨晕染，水流断续若笔墨分而起伏，宛转相承。或曰此仅为中国画笔、墨之理，太为小众，不画画之人如何能看懂。然若中流击水喻人生：顺水顺风千帆起，逆

流，不进则退；倘若落水，千万别气馁，跃身而起继续奋进。如果在水中不把握方向，便谓之毫无目标；如果跌入水而不奋起，必将激流回旋而后退，人生的道理，在水中亦能悟而获得。

中华地域广阔，地貌各有不同，除了南方的那些峡谷外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类的，其他的峡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西北的峡谷是另一种地貌，那种浩瀚，那种气势恢弘壮阔，如果不亲临，是无法想象的。

西北的峡谷是天地亿万年来变化后，留下的造型，它的高度在壑下300米；它像是大地忽然裂开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口子，一下子把你带进梦幻。

站在峡谷的边缘，立刻感到它的壮阔宏伟，气势磅礴，不自觉地油然而生一种震撼。两边陡峭谷壁，巍然屹立，那些山脉的脊梁、沟壑，像是刀削一般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真可谓雕刻高手。时光赋予峡谷的灵魂游离在峡谷两边的岩壁，涉过谷底蜿蜒曲折流淌且有变化的河汊、

溪流。多少年来在崖口守望日月，生生不息的流淌；风过谷口，仿佛从天边传扬的轰鸣，那种自然的气息，不断地充实心力。

峡谷涵涵大气，在自然中以它的坚韧而生存，形成这样的造型，需要千万年不断的演化磨刻。我

想，峡谷是上苍奉献给人类的一件雕塑作品，或者说融合当代艺术的装置作品，又或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大地艺术。说是雕塑，那作者一定是跨纪元的，有大气度的，手执鬼斧的，汲上苍之元气的，身负神工的雕塑艺术家；

说装置，那么就是艺术家把从女娲那里取来的五彩岩石重新组合、排列，用它们的色彩和造型搭配在崖壁，从而生出另一种光辉；然要论大地艺术的话，那必定是旷世的巨作，在这些宽敞的沟壑中，在谷底流动节奏的溪流中，在两边岩石的组合中，在似刀削出的脊梁的排列中，凸显了诸多与天地共同创作的视觉。

日月之清光，山川之雄浑，自然给予的思考，自然给人的启示，都在峡谷之中。站在崖边，除了有心旷神怡之感外，更多的恐怕是对天、地的敬畏；你会觉得人非常之渺小，会一下子清空了所有的想法。在峡谷，你不知不觉在洗涤灵魂，你感慨、顿悟，人世间的众多烦恼，一切恩怨都在这里烟消云散。



潘先生是我崇敬的大前辈，可惜请益的机会不多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永嘉路上海中国篆刻研究会。那时，我和驻会办公的胡问遂文、翁闾运文较为熟悉，会去那幢小洋房拜谒他们。和潘先生则没有交集。第一次和潘先生交谈，聆听他的教诲，是在他晚年住院期间——君甸钱老师要我准备二支小毛笔，磨一小瓶好墨汁，带我去医院看望潘先生。老师要

请他题写签条，说也可代求。果不其然，那天，潘先生当场赐题了二条“池寅龠印贖”。当然，先为钱老师题写了好几条。那天，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天，对钱老师，更是重要的一天。潘先生从枕头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，嘴里说着“无倦苦斋，无倦苦斋”，听得钱老师一头雾水。接过纸片一读，老师大喜。原来潘先生为钱老师起了“无倦苦斋”的斋名，并拟就了印跋。第二天一早，钱老师就篆刻了那方后来闻名遐迩的白文“无倦苦斋”，并把潘先生撰写的长跋一字未改勒于印侧。

潘先生是享有盛名的大家书家。窃以为，近代帖学的巨擘，沈尹默先生、白蕉先生和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。潘先生的书法高度自有公论，毋庸区区置喙。而他的《中国书法简论》，则是我青少年时代读过好几遍，并买了好几册赠送朋友的。

移居日本以前，我居沪渎。江南书坛，过去受董文宰的影响，近世则为沈先生、白蕉先生和潘先生所笼罩。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，继起者众。那时，除了有一位李丁院先生，树着异帜，出格的并不多，也还没有出现用扫帚般的大笔在地上划来划去的。

潘先生不愧是超一流的书法家，更是一位学问家。看他为君甸老师所撰无倦苦斋的印跋，言简意赅，足见其旧学之深邃。而且他交游极广，和许多印家交往密切，请刻了许多印章。先生晚年，曾有集拓用印成谱的打算。后来，荷君夫人央钱老师，遂有委

想，峡谷是上苍奉献给人类的一件雕塑作品，或者说融合当代艺术的装置作品，又或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大地艺术。说是雕塑，那作者一定是跨纪元的，有大气度的，手执鬼斧的，汲上苍之元气的，身负神工的雕塑艺术家；

说装置，那么就是艺术家把从女娲那里取来的五彩岩石重新组合、排列，用它们的色彩和造型搭配在崖壁，从而生出另一种光辉；然要论大地艺术的话，那必定是旷世的巨作，在这些宽敞的沟壑中，在谷底流动节奏的溪流中，在两边岩石的组合中，在似刀削出的脊梁的排列中，凸显了诸多与天地共同创作的视觉。

日月之清光，山川之雄浑，自然给予的思考，自然给人的启示，都在峡谷之中。站在崖边，除了有心旷神怡之感外，更多的恐怕是对天、地的敬畏；你会觉得人非常之渺小，会一下子清空了所有的想法。在峡谷，你不知不觉在洗涤灵魂，你感慨、顿悟，人世间的众多烦恼，一切恩怨都在这里烟消云散。

母亲不止给了她生命，还一直引领这个生命健康成长。

父母的爱 责编：殷健灵

符彛良先生钤拓之举。有过好几次，老师命我去荷君夫人处取印还印。不管是符先生取来，还是我取来的，都会先呈老师审鉴，而老师必命我先用肥皂把印面洗净，钤拓一份。因了这个机会，我手头便留有一份完整的《玄隐庐录印》。

钱老师委符先生钤拓的，听老师说，共有四份。倩汪子豆先生装订后，一册是给荷君夫人的，一册是符先生的，一册为钱老师珍护，另一册钱老师赠送给了叶璐渊文。前些年，我见到过坊

间没有边拓的钤本，小本子，印泥佳，钤得好，一望而知出自符先生之手。猜想是他钤了送人的。

可惜，这件工作没有赶在潘先生生前进行，是十分遗憾的。荷君夫人的那一册，她后来赠给新加坡的周颖南先生。周先生将其印刷出版。新加坡喜爱此道者不多，印数也少，流传不是很广。在我国内，见过的人也实在稀少。但是，这部印谱的内涵却十分丰富，收录的名家多为一时之秀。春兰秋菊，各擅胜场。相信各位读者会赞成区区的见解。

我钤拓的这一份印谱散页，一直没有装订，经过各种变迁，竟然得以保存下来，虽然散失了几页。前些年，上海辞书出版社刊印了潘先生的好几本著作，也有出版这部印谱的打算。策划者朱来扣兄曾陪同该社编辑莅临舍间。不意后来竟没了下文。现在敦煌兄有意于此，实在是功德无量。潘先生歿于一九六六年，五十三年过去了，文化界并未将其遗忘。

潘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大文人。善书，工诗，能文，精于鉴赏……从他的用印，也充分反映出趣味之高尚，尤其是他的闲章。听说，很多学人极为赞赏潘先生的旧体诗，有人甚至把他推为近代诗坛的祭酒。抄录一首先生的小品，借作拙文的结束——诗意飘然落我旁，待教提笔却苍茫。沉沉碧海浮珊岛，万古无言对大荒。
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于大阪

如卿所言亦复佳 钱君甸 刻

夏云随风 方介堪 刻

如卿所言亦复佳 钱君甸 刻

夏云随风 方介堪 刻

如卿所言亦复佳 钱君甸 刻



寒英挺秀 中国画 丁锡康

父亲孔另境出生于乌镇，母亲早逝，姐弟三人很早离开家乡参加革命。解放后，姐姐在北京当着文化部长的太太，他在出版社当编审，弟弟单身，在上海复旦附中当教导主任。叔叔过年过节必定来哥哥家里团聚，兄弟俩喝酒、怀乡千杯不醉。可是叔叔不幸，50岁出头就中风了，身边无人照顾，父亲与母亲商量，把我二哥送去住叔叔家，到江湾五角场读初中，直到叔叔去世。

戴望舒是我父亲的好朋友，他去世后留下大女儿朵朵，朵朵姐长大后漂亮得像女神，父亲常招呼她来家里玩，关心她的前途，为她拍摄了很多美照，介绍她走电影艺术之路，当上了电影演员，与另一位优秀男演员成了家，父亲才

放下心来。父亲一位姓宋的老朋友倒了霉要搬去青海了，行前没钱打盘缠，来家里借钱。父亲手头也没钱，回头见我小姐姐站在旁边，逼她立刻拿出压岁钱来救人急难。1972年父亲去世后不久，民国大律师、文史学家周黎庵伯伯从西北边陲回来探亲，到四川北路家里来却只见到父亲的遗像，周伯伯控制不住地跪地痛哭，他说在那里吃不饱，是靠老孔时不时寄钱过去接济他才度过来的，想不到再没有机会向他当面道谢。

父亲是位个性特别正直的人，家人知道，老朋友知道，并不要好的人也知道，因为凡领导号召提意见，大家都推举他先说。他很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，提前退了休。

看见峡谷 黄阿忠

流，因为有高低落差，流水产生冲击，使之与水有一番搏击。我忽然悟得游水的一个道理：笔顺如水流，高下急转，逆力而上溅出水花，彰显笔意；顺逆如水之进退，搏击之中有节奏而强弱出焉，水之大小又若墨之浓淡，急湍阔水如浓墨泼洒，涓涓细流如淡墨晕染，水流断续若笔墨分而起伏，宛转相承。或曰此仅为中国画笔、墨之理，太为小众，不画画之人如何能看懂。然若中流击水喻人生：顺水顺风千帆起，逆

流，不进则退；倘若落水，千万别气馁，跃身而起继续奋进。如果在水中不把握方向，便谓之毫无目标；如果跌入水而不奋起，必将激流回旋而后退，人生的道理，在水中亦能悟而获得。

中华地域广阔，地貌各有不同，除了南方的那些峡谷外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类的，其他的峡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西北的峡谷是另一种地貌，那种浩瀚，那种气势恢弘壮阔，如果不亲临，是无法想象的。

西北的峡谷是天地亿万年来变化后，留下的造型，它的高度在壑下300米；它像是大地忽然裂开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口子，一下子把你带进梦幻。

站在峡谷的边缘，立刻感到它的壮阔宏伟，气势磅礴，不自觉地油然而生一种震撼。两边陡峭谷壁，巍然屹立，那些山脉的脊梁、沟壑，像是刀削一般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真可谓雕刻高手。时光赋予峡谷的灵魂游离在峡谷两边的岩壁，涉过谷底蜿蜒曲折流淌且有变化的河汊、

溪流。多少年来在崖口守望日月，生生不息的流淌；风过谷口，仿佛从天边传扬的轰鸣，那种自然的气息，不断地充实心力。

峡谷涵涵大气，在自然中以它的坚韧而生存，形成这样的造型，需要千万年不断的演化磨刻。我

想，峡谷是上苍奉献给人类的一件雕塑作品，或者说融合当代艺术的装置作品，又或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大地艺术。说是雕塑，那作者一定是跨纪元的，有大气度的，手执鬼斧的，汲上苍之元气的，身负神工的雕塑艺术家；

说装置，那么就是艺术家把从女娲那里取来的五彩岩石重新组合、排列，用它们的色彩和造型搭配在崖壁，从而生出另一种光辉；然要论大地艺术的话，那必定是旷世的巨作，在这些宽敞的沟壑中，在谷底流动节奏的溪流中，在两边岩石的组合中，在似刀削出的脊梁的排列中，凸显了诸多与天地共同创作的视觉。

日月之清光，山川之雄浑，自然给予的思考，自然给人的启示，都在峡谷之中。站在崖边，除了有心旷神怡之感外，更多的恐怕是对天、地的敬畏；你会觉得人非常之渺小，会一下子清空了所有的想法。在峡谷，你不知不觉在洗涤灵魂，你感慨、顿悟，人世间的众多烦恼，一切恩怨都在这里烟消云散。